

鯊魚瀕危 航產欣榮

【方博亮、傅強】

筆者的一位同事一直感到好奇：爲什麼在中國，很多奢侈品商店都設在酒店。直至某一天，他在一家中國酒店結帳時偶然聽到一位住客與服務人員的對話，他的謎團才得以解開。這位服務人員問：「先生，您買手袋、鞋子、領帶等物品的帳怎麼算？」住客答：「就把它們放在房費裡好了。」

在中國的帳目中，娛樂與差旅費用是一項常規性的支出，這本不讓人吃驚。但是這項開支數額之巨，卻要令人矚目了。世界銀行所作的一項調研指出，在三四七〇家中國企業中，娛樂與差旅開支高達工資總額的二〇%，或者銷售總額的二·六%。

儘管如此，娛樂與差旅費用仍用作爲合理的商務開支。企業主管可以在觥籌交錯之際，完成大額交易，也需要四處奔波以尋訪商機，或與未來的客戶或供應商會面。

爲何中國的企業在娛樂與差旅上有如此龐大的開支呢？這是在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中發展企業的必需？還是公司職員們中飽私囊的免稅福利？或許企業是在通過娛樂與差旅費來賄賂政府官員？中國政府曾經下令政府官員的工作餐菜品不能超過四碟。結果如何呢？尺寸空前的巨型菜盤就應運而生了。

三位經濟學家－蔡洪濱（UCLA），方漢明（耶魯大學），徐立新（世界銀行）－最近發布了一項對中國企業娛樂與差旅開支的分析報告。他們利用了世界銀行所作的調研，所調研包括全中國十八城市以及遼寧省至十五城市。其有趣之處在於對兩座城市的比較。其一是深圳，這個毗鄰香港充滿活力的經濟特區，其二則是貴陽，位於相對落後的西南地區的貴州省的省府。

根據世界銀行的這項調查，深圳企業的平均娛樂與差旅費用占銷售總額的一·二%，而貴陽企業的該項支出，則達到了銷售總額的五%，相差三·八%。貴陽企業的花銷高達深圳企業的四倍還不止。

蔡、方、徐三位經濟學家面臨的難題，在於如何區分導致娛樂與差旅開支的種種原因。世界銀行的調查請各個城市的企業呈報他們認爲有助益的政府官員的比例。這項資訊就成了評估「官員助益指數」的根據。如果城市裡的政府官員助益較多，那麼企業就少了以行賄來尋求庇護或協助的必要；這項官員助益指數就基於這樣一項理論。

深圳的官員助益指數被評定爲三六·七%，而貴陽則爲二二·六%，比深圳低了三分之一還多。

世界銀行的調查還報告了企業的稅賦。中國的稅收政策之隨意專斷已是聲名狼藉了。即便在同一城市之內，地方政府的稅率也可能因人而異。而且徵稅力度在全國範圍之內，乃至城市之間，也會大相徑庭。以銷售總額來衡量，深圳的平均稅賦最輕，僅爲三·八%，而貴陽則爲一一·二%，幾乎三倍於深圳。平均稅賦越重，企業向政府官員行賄的動機以求減免稅收的動機也就越強。

深圳與貴陽之間娛樂與差旅開支的差異中，有多少可以歸咎於腐敗呢？三位經濟學家通過統計分析發現，在稅率較高的城市，企業在娛樂與差旅上花費相對較高。而且，在政府官員助益指數較低的城市，企業的此項支出也相對較多。

以上已提出，貴陽企業的娛樂與差旅開支對銷售總額比率爲五%，以深圳的差異爲三·八%。根據統計分析，深圳與貴陽之間娛樂與差旅開支的差異，其中略超一半，等於一·九%，可以歸因於貴陽的高稅率以及政府官員助益低劣。這意味著貴陽企業的娛樂與差旅開支中，至少有三八%（ $1.9/5.0\% = 38\%$ ）的金額流向了政府官員。

難怪中國的鯊魚已經成爲了瀕危物種，而民航產業卻在蒸蒸日上。

（方博亮爲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與電腦學院教授，並爲Economic Analysis Associates LLP合伴人之一；傅強爲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